



■在上海的演唱會期間，華晨宇更邀請到國際鋼琴大師郎朗助陣。 本報廣州傳真

選秀出身的實力唱將華晨宇，出道剛滿兩年，就已成爲內地樂壇備受矚目的新生代歌手，先後斬獲「內地最受歡迎男歌手」、「內地最佳男歌手」等獎項。從2014年9月到2015年8月，不到一年時間，他在京滬兩地開了五場萬人演唱會。去年在北京五棵松，今年在上海大舞台，特別是本月初在上海連續舉行的三場演唱會，門票在35秒內被搶購一空。在華語樂壇市場低迷的情況下，他的市場號召力和人氣可見一斑。

日前恰逢他在廣州宣傳新專輯，本報記者訪問了這位內地新偶像。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趙鵬飛、胡若璋、帥誠

九十後歌手 華晨宇 率性生活 快樂尋夢

談及本月初在上海剛剛完成的三場演唱會，這個九十後的「小鮮肉」一臉輕鬆。「對於開演唱會，我沒有壓力，因為音樂本來就是我的愛好，可以在舞台上做自己喜歡的事情，我只覺得好玩和開心。」一句輕描淡寫的「好玩和開心」，就把這次演唱會創下的超旺人氣紀錄一筆帶過，九十後隨意不在乎的個性瞬間展露無餘。

首張專輯獲好評

去年首張專輯《卡西莫多的禮物》出爐後，華晨宇曾到香港宣傳。不少香港樂評人對這個樂壇新晉「怪咖」頗為讚賞。香港樂評雜誌Freshman寫到：「《卡西莫多的禮物》充滿孤獨、安慰和祝福，寫出了小人物的悲鳴感，不乞討別人的憐憫，卻仍爲他人送出祝福。」香港資深樂評人黃啟聰在《Headlines》雜誌上推薦該專輯爲Top5專輯，並稱讚其「現代搖滾新感覺，可讓中國新搖滾找到新路線」。

「首張專輯的基調的關鍵詞是孤獨，這只是我個性中的一面，所以第二張專輯要表達的內容就更豐富一些，有寫給未來的孩子、寫給上帝等，希望藉此可以讓大家看到一個放大的我、長大的我。」華晨宇告訴記者，第二張專輯首隻主打曲《我管你》，則延續了自己的搖滾風格，「這首歌的精神並不是叛逆，叛逆是你要我做什麼，我偏不，這是十七八歲的叛逆，而我的歌是表達你要做什麼，我不在意、不care、隨意，是這種精神。」

談到自出道起就一直頗具爭議，華晨宇非常坦然：「我知道我從參加『快樂男聲』起，就一直很有爭議。比如說我有一首歌叫做《癩》，那首歌愛的人就非常愛，但討厭的人就會極其討厭，會覺得是神經病寫的，連個詞都沒有。因為有些人是要通過歌詞才能理解一首歌。但我從來不在意這些，畢竟唱歌是唱給懂自己的人聽，喜歡就是喜歡，不喜歡就不喜歡吧，時間久了自然見怪不怪。」

偶像是張國榮

2013年參加「快樂男聲」時，畢業於武漢音樂學院的華晨宇，用自己獨特的演唱方式，演繹了「哥哥」張國榮的《我》，引起廣泛關注。《我》的作詞人林夕，在聽了華晨宇的演唱後，曾作出這樣的評價：「華晨宇是天生會用音樂表達情緒的歌手，他在舞台上不羈癲狂，眼神犀利堅定，忘我投入，強烈的肢體語言，聲情並茂的演唱方式，令他成爲舞台上的



■華晨宇本月初在上海連續舉行三場演唱會，門票在35秒內被搶購一空。 本報廣州傳真

發光體。他的聲音表現力極富張力，整個身體的語言與唱歌的力量都配合得天衣無縫，大聲小聲的力度也有它的層次感。」

後來，華晨宇的第一張專輯其中一首名爲《煙火裡的塵埃》的歌，則被歌迷視作《我》的續篇。

接受採訪時，華晨宇也情真意切地表達了對「哥哥」的無限喜愛。「他是我的第一偶像。我覺得他的眼裡有太多故事，包括他唱歌的時候也是，他的電影和歌都是我非常喜歡的。我比賽時就有說過，我唱的《我》唱不出他的那種歷經滄桑的感覺。」

當記者問到有否在紅館開個唱的計劃時，他則謙虛地說：「我是一個沒有野心的人，未來如果有更多的香港歌迷喜歡我，我可能會考慮，但畢竟我還很年輕，現在最重要的是做好當下的事情。」

本港歌手鄧紫棋，因爲參與錄製湖南衛視王牌節目《我是歌手》而在內地迅速走紅。這檔節目也曾經多次暗示，會力邀華晨宇參加。對此，華晨宇說，自己資歷尚淺，看到參與《我是歌手》的歌手，很多都是演藝圈的資深前輩，因此目前還未有這方面的計劃。「我覺得自身還需要沉澱，跟這些前輩相比，還需要積累更多來自音樂方面的體驗。」

邀請郎朗助陣

華晨宇8月1日在上海的演唱會，邀請到國際鋼琴大師郎朗助陣。在演唱到《微光》這首歌的時候，郎朗在現場出現，他出神入化的鋼琴演奏，爲場內外觀眾帶來高水準的享受。而華晨宇和郎朗的合作高潮，則是翻唱哥哥的經典曲目《夜半歌聲》。

郎朗的鋼琴伴奏絲絲入扣，華晨宇的演唱則傾力傾情，一時之間，許多歌迷不禁淚灑。談及邀請郎朗的過程，華晨

宇大讚「郎朗仗義狗朋友」。他也透露，他和郎朗相識於2014年央視春晚舞台，兩人一見如故，之後又一起出席格林美。這次郎朗爲了參加他的演唱會，不僅調整國外的工作，後來實在沒辦法，國內的工作也讓爸爸替他出席，這才騰出了寶貴的時間。

「郎朗大哥既是我的偶像又是我的兄弟，我們平常交流也比較多。本來我的新專輯還專門跟他合作了一首歌，但是因爲太過古典跟整張專輯風格有出入，只好先忍痛拿下。」

相信一見鍾情

華晨宇去年參加了湖南衛視真人秀節目《花兒與少年》，其中他「呆萌、不問世事」的形象吸引了很多人，同時也帶來很多爭議。當時他與內地資深女星許晴的關係也被媒體諸多猜測。如今年一過去，當記者再次問到「你喜歡的女孩是否就是許晴這類」題目時，他表示，「許晴姐那種性格確實是跟我很聊得來，但我也會說一定要找那一類的，遇到了我喜歡的，不論哪種性格，是否聊得來都可以，而且我相信一見鍾情。」

而對於《花兒與少年》第一季中小夥伴張翰日前公佈戀情，華晨宇也表示：「他現在的狀態很幸福，很開心！我也希望有那種狀態，但現在還沒有遇到喜歡的人。」如今內地明星想要有高曝光度的話，幾乎都參加真人秀或拍電影。問到華晨宇是否願意參加真人秀或拍電影時，這位「隨意」的九十後偶像嘿嘿一笑，「只要有趣就可以。前幾天還有導演找我演一個可愛的角色，但我自己想演一個壞壞的人物，不一定是反派，可愛的人物太容易演了。」



■華晨宇是內地樂壇備受矚目的新生代歌手，出道至今斬獲多個歌手獎。 帥誠攝

光影記事

文：鄭文華

《迷城》兩男一女，得個鬍字

古天樂和余文樂都是港產警匪片中熟悉的名字了，偏偏《迷城》女主角佟麗婭十分陌生。莫說是樣子，連名字也毫無印象，搜尋一下才知道是內地演員。香港男星配內地女星，又是典型兩地合拍片的演員組合。可惜的是，這個《迷城》組合效果不甚討好，敗筆源自其劇本實在太薄弱。

從警匪片角度看《迷城》，不難發現電影本想鋪排幾位主角被夾於黑白兩道之間，不得不逃亡反擊的困境。不過所謂的黑金鬥爭來得實在兒戲，情節發展亦拖泥帶水，甚至出現無謂的節外生枝。看看去，只見女主角不忿被賣身而夾帶私逃，無緣無故與兩位男主角糾纏，搞出一場大龍鳳，最後又流水賬式回歸平靜。沒有想像中的鬥智鬥力，節奏亦未見緊湊，彷彿幾位主角行行企企，間中穿插幾場沒甚看頭的追逐逐逐。余文樂飾演的少聰不衝動，簡直近乎弱智。古天樂飾演的民本應機智穩重，卻又因爲一兩句氣話就決定拔刀報復。所謂的威嚇也不過是用手機拍低對方粗魯（暴力也稱不上）的罪證，好比小學生告發別人踩過界。佟麗婭飾演的雲本是黑金風波的關鍵人物，卻又微頭微尾是個花瓶角色，片面得令人反感。連張孝全飾演的台灣殺手到末段亦橫衝直撞，盲目要完成任務，換來慘死。最後一槍射下正義女神手中的天秤，本應充滿象徵意義，可惜電影對這條線鋪排不足，以致這種血的控訴變得突兀，甚至可笑。整體而言，

故事有欠巧妙，角色未夠立體，自然難以擦出火花。

無可否認，《迷城》未能營造警匪片應有的戲劇張力和節奏。若果我們換個角度，放棄以往對警匪類片的要求，留心一下其話題、背景和細節，又能否看出另一些契機？電影命名爲《迷城》，理應或多或少對我城有點感想。初段民的獨白，談到每個人總有個價，讓人以爲《迷城》像《奪命金》一樣，探討人性貪念。及後新聞編輯被斬死一段，明顯取材自劉進圖事件，彷彿想展現香港的核心價值日漸敗壞。可惜種種鋪排曇花一現之後，情節就愈走愈遠，最後變得說不出大意義，又不怎說得過去了。如何的迷？怎樣的城？好像只剩下頭尾兩段獨白作包裝。編劇兼導演林嶺東明言要以《迷城》記錄香港，沒錯，從旺角、上環到離島，電影的確出現了不少我們熟悉的場景，然而故事支撐不起，這些場景就只能變成一個個空洞的拍攝背景。

《迷城》的確很迷，很多地方都讓人摸不着頭腦。看完電影之後，不禁回想起電影中船上的一幕，佟麗婭坐在古天樂和余文樂中間，兩男一女，得個鬍字。不過回神細想，又覺得《迷城》可能還有一點啟示。或許這樣雜亂無章的迷城，正是當下的香港。最後一句，奉勸各位，別讓昨天的期望，浪費今日的金錢。

新戲上場

文：Christy

《來自星星的PK》 挑戰「神」威

自《作死不離三兄弟》後，bollywood電影大受追捧，幽默發人深省的內容，容易引起共鳴。即將在港上映的《來自星星的PK》，亦貫徹印度片輕鬆活潑的氛圍，借外星人PK的眼光，大談宗教，直指教士、牧師等人如何混淆視聽，以神之名行不當之事。



■印度電影貫徹輕鬆活潑的氛圍。

宗教大概是世上最神聖，卻又最離地、最難談論的話題，以往少有電影正面談論宗教是非，一來不好討論，二來亦容易得罪宗教團體，吃力不討好。《來自星星的PK》雖然沒有針對某個宗教，亦不是批判宗教，純粹帶出一些信仰迷思，譬如怎樣理解「神的旨意」、信奉的是「人」還是「神」等，但在我看來，這已經是非常敏感、容易惹起紛爭的話題，而且直接推翻了信眾過去的認知。

電影講一個迷失人間的外星人PK，爲了尋回家鄉的信物，到處遊歷，偶然之下聽到「只有神可以幫到他」，遂而開啟其尋神之旅。印度恰恰是個宗教多元的國度，滿天神佛，印度教、伊斯蘭教、錫克教、耆那教、基督教等，每個宗教都有不同的儀式。在經歷過宗教的洗禮後，PK發現全能的神並不「全能」，祂不能解決人間苦惱，而人們其實亦不了解神，一直從人的角度出發，被教士、牧師等「中間人」點來點去，與神的距離不減反增。

導演拉庫馬希拉尼(Rajkumar Hirani)因前作《作死不離三兄弟》聲名大噪，事隔五年鏡頭一轉，將印度社會的光怪陸離、宗教的迷思、人們的無知描繪出來。電影裡有句非常經典的對白——「若你希望在這個國家安居樂業，就別碰宗教話題。」原意是提醒PK在印度生活，便不要挑戰這裡的宗教信仰。眾所周知，宗教可以引發很多問題，尤其如今極端宗教分子橫行，處理不慎便是另一場世界大戰。但導演明言，電影並不是否定宗教，反而是要大家反思宗教的真諦。

譬如，兩個不同信仰卻相愛的男女，因爲教士、家人的反對而分開；因苦難而向教士尋求答案的信眾卻被指點行一條「歪路」。理應導人向善、撫慰人心的宗教力量，往往將人帶離神，製造更多苦難。主角PK身爲外星人，沒有太多包袱，將這種現象歸類爲「搭錯線」，簡而言之，人向神告解與神給予的答覆其實是「對牛彈琴」。這無疑是針對某些推崇個人崇拜、其身不正的神職人員，是一場人與神的角力。

電影最後一幕，PK尋回信物、離開地球，女主角澤古說：「他教人學會愛，但他卻在人類身上學會謊言。」乍一聽，諷刺十足。

《三城記》 那些被命運收買的人

今年抗戰勝利七十周年，許多與抗戰相關的研究書籍、電視節目面世，而由羅啟銳編劇、張婉婷執導的《三城記》亦以此爲背景，鋪墊一段橫跨三地的愛情，側面呈現抗戰時代的悲歡離合。羅、張二人合作多年，默契不用說，從《秋天的童話》、《八兩金》、《歲月神偷》等戲已見其功力。



■愛情先行，但苦難的年代令人難忘。

今次背景追溯至上世紀四五十年代，任閒謀的房道龍(劉青雲飾)在安徽邂逅了寡婦月榮(湯唯飾)，兩人暗生情愫，道龍在妻子病亡後向月榮求親，然而遭月榮母親反對。婚事不遂而道龍因閒謀身份被人追殺，情急之下離開月榮。月榮又因戰事迫近，無奈之下離開安徽到上海工作，偶然之下重逢道龍。但適逢亂世，兩人好景不長，上海幾近淪陷，兩人再次分開，並相約在香港再續前緣。

此片根據龍父的真人真事改編，以一對男女的戀情帶出時代悲喜，讓人不禁想起龍應台的《大江大海》。史書上記載哪年哪月哪場戰役，誰勝誰負，卻甚少提及小人物的遭遇。生活在戰爭年代的人都是充滿苦難的一代，在大江大海中漂浮，好不容易才能生存下去。道龍與月榮的故事，放在今時今日，的確非凡、具感染力，因爲他們活下來了，並能以自身經歷印證時代。可惜的是，電影雖抓住了時代脈絡，努力呈現當年的戰爭、生活面貌，卻稍爲煽情，未能好好把握每條伏線，亦未能拍出有別於時代情懷的深度。

道龍與月榮的故事雖感人，但相遇、相識、相知的過程一筆帶過，只能看出兩個同病相憐之人互相取暖，愛情的伏線實在過於薄弱。其後即使兩人三地追逐，經歷過許多苦難，卻始終欠缺那一點感動，最尾月榮搭上偷渡船，不幸遇上海警，被人口販子丟落海，算是着墨較好的一幕，反映當年戰火連天、百姓逃難的苦況。

除了道龍與月榮的故事外，陪伴在月榮身邊的好姐妹仇月玲(秦海璐飾)，與道龍落難時救他一命的收買華(井柏然飾)，兩人短暫的戀情亦讓人扼腕嘆息。其實兩個角色的可塑性甚高，最爲可惜的是收買華一角，他經常掛在嘴邊的「命運收買我，我收買破舊」牽扯人心，最後他爲幫共軍朋友，不惜「引火自焚」，反映當時知識分子的悲慘命運。如果能在愛情之外，對知識分子如何生存、百姓如何面對戰火、難民偷渡等境況多加描繪，相信電影會更有意思。

即使如此，羅、張展控大場面的功力還是不錯的，上海淪陷、人們拚命攀上南下的火車、難民偷渡等幾幕拍得非常好看，還是那句，此片雖然愛情先行，但觸動人心的是那個充滿苦難的年代。



■兩男一女，得個鬍字。